

## 重现粤商文化魅力

□胡平

中国励志小说、行业小说、商战小说的创作已形成规模,《丝绸大亨》可称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实际上这类作品的读者非常多。各地都在挖掘富于地方特色的商业文化传统,吴国霖《丝绸大亨》和《丝都寻梦》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挖掘并重现了粤商文化的魅力。但仅仅说到这一层还不够,还要看到它在创作类型、创作元素上不容忽视的价值。

《丝绸大亨》首先是行业小说。作者对丝绸业是懂行的,“没有金刚钻,休揽瓷器活”,作品中大量对于丝绸行业运作情形的写照,都是生动而有根有据的,或许也是其他作者写不出来的。尤其是顺德为丝都,作者是顺德人,又有过长时间丝厂经历,对丝厂饱含感情,更使其创作基础雄厚。当然,行业细节不等于文学性本身,有些行业过程的描绘甚至有害于文学,但行业细节的一部分是重合于文学性的,甚至给文学性带来别具特色的表现,对于人物塑造产生重要影响。无论行外读者还是行内读者,都会对这部书的行业特色感兴趣,因为吴国霖善于摒弃那些纯技术内容,着力凸现业内生涯与人情世故、社会矛盾相关的内容,如茧市风波、船运遭劫等等,都既使读者对丝绸内幕有了许多新鲜了解,又能唤起较强的经验感和共鸣感。行业小说进入这个状态,是比较理想的。

《丝绸大亨》又是商战小说和励志小说,梁子华和周兆生等人凭着坚韧的意志,灵活的头脑,超人的见识,战胜重重阻拦,铸就事业,正是今天许多读者乐于看到的。事实上,今天普通读者的文学阅读中,有许多是带有实用考虑的,希望在欣赏的同时对自己的人生事业有所裨益,这种考虑倒也无可指摘。我们的创作中总要有一部分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丝绸大亨》的写作在这方面是成功的。特别是,此书在商战刻画中不落俗套,如写到梁子华、周兆生与对手钱天富的关系,没有像一般小说那样使双方无休止的争斗下去,而是使钱天富最终折服于对手,共谋大计。又如写到官府方面,作者没有一味的渲染官府对民营企业的欺压,也写出官府对于这些企业的保护,都是符合生活真实又具有原创性的。

## 恢复中国现代化起点的真实景象

□贺绍俊

吴国霖所守护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中国丝绸业的发展史。吴国霖的家乡广东顺德,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国丝都”,从晚清时代开始,顺德的机器缫丝厂得到迅猛的发展,其规模一度超过江浙地区,成为“清末广东首富县”。吴国霖说他从出生到长大后出来工作“每一天都在缫丝厂的汽笛中度过”,他于是成为家乡历史的一位有心人,搜集历史资料,访寻历史遗迹,并决定以小说的方式再现家乡这一段辉煌的历史。继2006年他的第一部反映顺德缫丝业的长篇小说《丝都寻梦》出版后,他又开始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丝绸大亨》的写作。《丝绸大亨》也于200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两部小说相互印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中国丝绸业兴起发展的历史图景。更重要的是,面对这幅历史图景,我们也许会发现很多曾经被忽略的历史内容。

吴国霖的《丝绸大亨》没有循着历史定论的思维定势去解读历史,于是作者就为我们打开了观照历史的另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场景。在吴国霖的笔下,晚清的顺德充满着朝气,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大解放的状态之中,那些缫丝业的开创者一个个雄心勃勃,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晚清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尽管是在西方文化的涌入下被迫进行的,但毕竟它预示着新的力量将取代旧的力量,它给新的经济和新人时代的民营经济具有非常自由的土壤。只要符合一定条件,谁都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陈光甫是当年的海归派,他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七万元,但很快就发展成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誉为“中国

的摩根”。因此我以为,吴国霖对历史的描写应该是真实的,也是富有启示意义的。小说虽然写的是顺德的晚清时期的缫丝业,但通过周兆生、梁子华、钱天富等一批不同性格不同出身的缫丝业的创业者,让我们感受到现代性的萌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如何破土而出的。在小说提供的历史场景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性具有相互衔接的可能性。但这样的可能性被更大的历史巨浪淹没了。

《丝绸大亨》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成功地展现了粤商的特点。在吴国霖的笔下,顺德的缫丝企业家们首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和气生财”,就是粤商的合作精神。经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竞争,竞争无疑是残酷的,小说也写到了周兆生等人在竞争中遭遇到的倾轧、算计。但难得的是他们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周兆生与梁子华的相互帮衬自不用说,当蓝洋丝织厂即将倒闭时,周兆生不是趁机侵占蓝洋,而是接受叶记者的建议,出面协助蓝洋的何董背水一战,再次恢复了生机。当然,粤商的合作精神不是作者刻意的美化,它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因为粤商面对海洋,具有一种开放精神,何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有留洋的经历。

从吴国霖的丝绸系列小说中,我看到了文学对于总结历史的重要性。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全世界也为中国近30年来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而震惊,我们正在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份宝贵的“中国经验”,但要解读好“中国经验”,首先就要梳理清楚历史发展的脉络,因此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化起点的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作家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去恢复中国现代化起点的真实景象,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吴国霖的丝绸系列小说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 本土文学复兴之作

□郭小东

乡土文学与乡土作家的式微与缺失,已经成为广东文学的主要病症,广东文学的空心化、悬置感和异质性写作,正在使广东文学发生质的变化;向异质与劣质变化。在当下广东文坛,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广东作为近现代革命与经济策源地,作为南方最具乡土文化特性与成熟的市民社会,诞生过无数人文先贤,以及在任何物事上首开风气之文化呼吸的种种文学表现。广东当下的文学,不可思议地成了客居者的文学,这种文学漠视同时抗拒着广东千百年凝结的人文历史,它们因为对广东人文历史的无知,所以肤浅且回避地表象着当下广东的历史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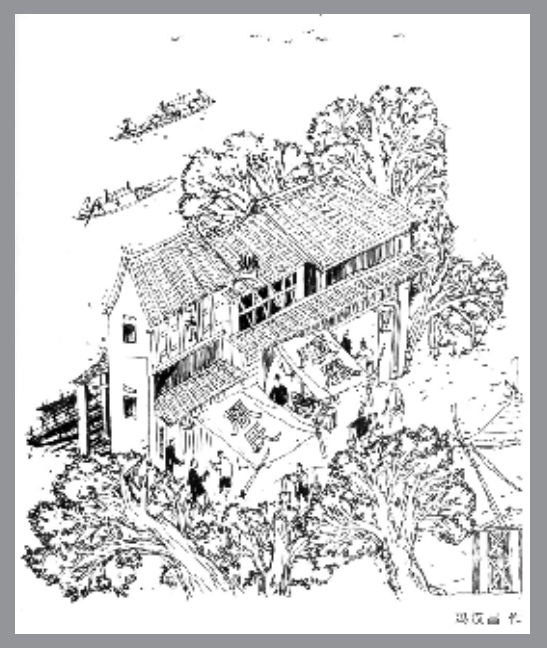
只有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与价值评估上,去看待吴国霖的文学创作,才能看出他的创作对广东文坛的意义。

吴国霖的长篇姐妹篇《丝都寻梦》和《丝绸大亨》,应被看作是广东本土文学在式微与衰颓之中的崛起。对之重视、张扬并在更大范围内使之成为广东文学特别是本土长篇小说的大势,这是

广东百年文学史的一种急迫而切实的期待,也是广东建构文化大省的题中之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来彰显的。而乡土的遗忘首先是文学的遗忘,文学的自我遗忘加速了本土文学的陷落。

“明清两代的文学完全是南方人的文学”。虽然胡适的这种评价,隐含着有一丝不幸的意味,但不争的事实是南方的文学胜利足足延续了600年,且曾经成为中国文学的大势。这种大势在被现代国语打通之后,由白话文的胜利而趋向一种复合的状态。但是地域的母语的文学永远是文学不可遗失的重要成果。

吴国霖的长篇小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文学,遑论作家的籍贯,说他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复活了沉埋已久的发黄的旧照片,并不过分。旧照片的真实与令人灵动的气韵,是任何遗痕所无法替代的。许多旧时物事包括器物与风俗,早已在珠三角烟消灰灭的习俗与俗语,连气息也无法寻觅的乡土味道,在他的小说中复活了。这种鲜活的旧文明的文化复活,这种文学的文化贡献,正是吴国霖的小说在不经意的重拾中处处呈现的。



吴国霖的《丝都寻梦》和《丝绸大亨》主要从中国丝绸变迁与南方地域文化的双重视角切入中国近代生活,展开一种全景式的南国丝都生活风貌,成为近代中国的某种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生活记忆和精神记忆的融合表现。这两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记忆,但小说比历史更加人性化,它们关于丝绸的主题有一种人格化的特点,以蚕养农、以蚕养工、以蚕养商最终都回到以蚕养人的核心,在这样的生活中形成一种人格品质,人物的人格、小说的主题精神和作者的风格都与这种人格化达成了一致。

小说中的家园情景特别具有记忆价值和象征意味。小说中的历史独特性,是由小说中的家园生活呈现出来的,小说中的丝绸业发展始终与中国古老的生活情景交织在一起,这种古老生活的保留与变迁形成了那个时代生活的独特性。这样的生活的独特性,在于它独特的家园生活情景和品质。它保持了浓厚的由古老生活传统延续而来的家园生活情景,不论地域风情还是地貌情景,不论社会礼俗还是人际交往。而这种家园生活又处于中国近代历史末期,受到现

作家吴国霖热爱家乡,也热爱家乡文化。几年前,他以家乡丝绸业为故事线索,创作了长篇小说《丝都寻梦》,得到了读者好评。由于有这部小说,我们才更具体地更感性地认识到,顺德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的地方。现在,我们又读到他的新作《丝绸大亨》,则对顺德的历史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实业文化,有了一种更深的认识。当年,她创造了广东丝绸业的辉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她又不断创造着经济奇迹。可见,这种文化生命和香火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延续。作家吴国霖把他的这种文化敬畏之情传达给了我们,让我们感觉到了这部小说的厚重与分量。

长篇小说《丝绸大亨》向我们展现出一幅百年前顺德生活的风俗画卷,讲述着勤奋自强的顺德人开创自己新生活的故事。那些普普通通的顺德人,抓住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就埋头苦干,干出了一个繁荣的丝绸业,也因此产生了一大批中国丝绸业老板们。小说正是以这些老板如周兆生、梁子华、钱天富等人不平凡的人生,挺立起顺德丝绸创业者的艺术群象,揭示出中国民族实业发展的艰苦悲壮的历程。这个故事主题基调,一直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让我们体验出人生命运中的历史苍桑,读来真是感慨不尽。

坦率地说,当今写老板的文学作品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但是写好的并不多。多数作品只停留在附势于资产者的“有钱人文学”的层面上。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很热闹,很讨人喜欢,但文学艺术价值并不会很好。我们读到的《丝绸大亨》虽然写的也是一群资

## 丝绸人生活沧桑

□木弓

产者,但不会给人庸俗附势之感。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有敬畏——不是敬畏金钱资本,而是敬畏创业奋斗精神,敬畏历史的命运与力量,敬畏我们民族不屈的性格。这样的历史态度决定了作品主题内涵的境界与格局。我以为,《丝绸大亨》的主题正确地认识历史,准确把握现实,是一部具有时代精神高度的好作品。

认识了作品的思想基调,我们也就把握了人物性格的灵魂。小说努力塑造周兆生的性格形象,在写他办缫丝厂以及经营过程中写出了他的人生,写出了他的个性。周兆生从一个走南闯北、有些愣头青的小青年,最后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稳健智慧的丝绸实业家,经历了多少人生坎坷与历练,他也在历练中慢慢看透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的人生信仰不变,他为中国入争气的理想不变,他的人性不变——这是他性格的支撑点。小说把握得准确到位,从而立起了一个小说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也是很有个性特征的,那就是钱天富。这个近似于奸商的人物在小说主人公思想品格对比中确立了他在小说中的显眼位置。我们注意到,作者在写商界正面人物时,没有忘记这个行业里许多属于腐朽落后文化的东西,



## 一次富有意义的打捞

□温远辉

《丝都寻梦》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次打捞,是对广东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商业发展起到贡献的历史片段的打捞。这种“打捞”不仅是文化的打捞,也是商业传承的打捞。都说顺德的经济举世瞩目,顺德创造了太多的奇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品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能不能全部把它归结为政策好,我们的领导有方?为什么改革开放在深圳、在“南(海)番(禺)顺(德)”取得巨大成功呢?里面有没有什么文化的背景、文化的底蕴呢?这本书告诉我们,在顺德,经济上的奇迹是传承有脉,是有历史渊源的。这里人的商业意识,这里人的经商理念,这里人的商业文化传统,让我们感觉到创造商业奇迹是必然的。

《丝绸大亨》找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创业者是怎样抓住机遇创业的,从而更细致地展示了缫丝业的辉煌和历史轨迹。在表现人物的多样化上有了新的突破,塑造了比较丰满的粤商形象,体现了粤商文化的精神,展示了粤商文化的特点,顺(顺应时势);和(和气生财,以和为贵);恕(忍让、宽恕);让(让利、有钱人家赚);法(讲法、讲合理性)。

吴国霖的丝绸系列作品具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对顺德的贡献,是对“南番顺”的致敬;二是对我们民族工业发展史的贡献,让我们明白民族工业发展史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走过怎样的路程;三是对岭南文化的贡献,文化是需要寻根的,文化没有根是飘浮的,像浮萍一样,商业的发展也有根,让我们知道根脉所在,让我们知道品德在哪里。

## 丝绸飘逝中的家园记忆与生活精神

□徐肖楠

代文明的影响,它既有现代文明因素,又有古典文明因素,因此,它既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古典文明,又不同于高速发展的当代文明。正因为这样,这种家园情景就更加具有记忆价值和象征意味。

小说的另一特点是让人们回顾和记住与丝绸相关的某种本土文化。全球文化的日趋一致,使人们不觉消磨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和不同,一方面让一些人坦然忘记本土文化,一方面造成了另一些人对本土文化和地域文化消逝的担心,这就使如何回到本土文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问题。小说重新为我们找回了一种对中国南方地域文化的回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努力找到一条回家的路,一条回到本土的家园文化的路。

小说的文化丰富性的重要源泉之一,就在

于中西文明的相遇,小说中的文化特点恰好是既保存本土文化又融合西方文化,呈现了在两者之间生成的新的文化情景。小说中的人物常常主动接受和融合西方技术与文化,产生了有中国本土意识的丝绸文化,并影响到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使他们的生活走向开放和广阔的空间。

《丝绸大亨》是一部形象生动的中国丝绸近代工商业发展史,形象生动在不同于历史文献的事件性、资料性和数字性描述,而是与历史过程中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小说本身是一个不断恢复完整生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还原历史的过程,小说不但将正在遗忘的历史过程加以阻止,而且将已经遗忘的挖掘出来,使生命有更加丰富的层次,使人类有更加完善的形象,使生活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而能对人

也就是所谓的“无奸不商”的本性,把这个人物唯利是图、恶意竞争的性格一面写得非常突出。因为有了这个人物,周兆生形象的正面性也就更突出更丰满了。

实际上,《丝绸大亨》写普通百姓也是很用功的。小说写了几个水客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影响,如岑德生。这个不安心当碌碌无为小店铺伙计,娶民女阿金过安定小日子的顺德人,一心一意要当水客,干一番大事业。最后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水客,为当地丝绸业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还有水客黎、鬼马昌,也写得很出色。连苏士清这样的“山寨”水客,寥寥几笔,也写活了。由此,我们很乐意提醒作家,就作家对“水客”的熟悉程度看,这个职业所包含的文学文化含量极为丰富,很有可能提炼出一个我们从没看到的新的文学人物。如果作家认为写“水客”是自己的又一个优势并努力开拓的话,我们的文学画廊里将增加新的性格人物。这对中国文学将是一大美事。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极为生动,那就是土匪朱汉标。可惜这个人物结束得太快,没法展开下去。不过,从文化上看,这个人物还是比不上“水客”有文化含量。

《丝绸大亨》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但看得出,受到史实的影响与限制,在故事情节展开方面有些放不开,戏剧冲突的力度明显减弱了,这其实也影响到了故事的连贯性、完整性。不过,我们不必担心。作家的写作还在继续。当他有一天对小说有更更深全面的顿悟时,他会写出好故事的。

## 丝都故事的文化价值

□张颐武

吴国霖的《丝都寻梦》和《丝绸大亨》两部作品,通过对广东顺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的重要时期丝绸工业发展历史的追寻来探究和解读顺德的独特的文化和顺德人的性格,进而为中国的商业文化和企业发展提供一个历史层面的思考,也通过生动的文学想象为顺德的独特的风土和气质勾勒了自身的形象,是很有价值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进入顺德这个特定地域的一个路径。

这两部有连续性的作品,从一个宏大的视角透视顺德在一百年多年前的另一个世纪之交,顺德人筚路蓝缕,创立自己的丝绸工业,通过实业的发展创造了顺德的繁荣过程,也写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侧面。在中国历史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两部书所书写的企业家以自己开闢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故事,充满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戏剧性。无论是《丝都寻梦》里的梁德诚,还是《丝绸大亨》里的周兆生,都是那一代的中国企业发展的先驱者。作者从顺德的地域文化的独特风土出发,通过细致的描写将这些企业家的形象和追求以生动的笔触和独特的角度加以表现,其中充满了那种对于顺德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和那些奠定顺德精神气质的人物的高度关切。通过这些人物和书写表现了顺德的第一代企业家的追求和顺德在中国现代化早期第一波繁荣的意义。

这里所展现的是顺德的前驱者们所具有的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这种企业家的精神有两个特点被吴国霖书写得相当生动和具体:一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都有对于自己目标的强烈追求,对于自己梦想的执着精神。这种坚定让这些企业家在遇到种种挑战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信心,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二是灵活机智的策略与和气生财的沟通能力以及家族的凝聚力。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人,而是需要通过灵活的顺势而为,需要沟通和合作的精神,需要一种家族的凝聚所带来的传统的能量。这些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一个传统受到冲击、社会危机不断的时代,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和世界的合作,创造了丝绸业的繁荣。这些又被置于顺德文化的背景之下得到了较为充分和丰富的表现。

在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纺织工业一直是一个重要部分,不少文学作品也曾经涉及这个方面。如矛盾的《子夜》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对于纺织业在现代中国复杂历史进程中的命运表现其实正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焦点。那些作品都是从现代中国的角度思考民族工商业的困境和问题,而吴国霖的两部作品,则是从一个特定的地域文化性格出发,站在了今天中国发展的新高度上尝试对于中国工商业文化精神的传承的新表达。从今天看,顺德丝绸产业已经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顺德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基地,虽然产业焦点有了转移,但其精神脉络则是一脉相传,传承有序的。

这两部作品其实是吴国霖的强烈使命感和认同感的展现。他曾经在丝厂工作多年,见证了顺德丝绸业的变化。在《丝绸大亨》后记中,他提到了在离开多年之后重返他工作过的顺德丝厂的感受,这个段落充分写出了吴国霖的情怀:“寂静的厂区令人酸楚,树叶飘落在空旷的场地上,野草在厂房的角落疯长。我在熟悉而又陌生的厂区内徘徊,车间里依然笼罩着过往的气息,我用手抚摸一下锈迹斑斑的蒸汽阀,无意之间,却触动了记忆的键盘。”这里的感情既是对自己地域的,又是对于自己过去的记忆。吴国霖正是从自身的记忆出发,去发掘和探究整个顺德的文化记忆,为顺德的历史树碑立传。这里既有个人自身深厚的感情,也有对于历史的开阔的把握。这是对于今天中国制造的“前史”的讲述,也是对于一个生机勃勃、高速发展的地域对于自身历史和记忆的回溯和发掘,它其实可以让顺德和我们都感受到一种魅力。历史是有价值的,吴国霖为顺德的文化梳理了自己的意味深长的来源,也为当下顺德的文化创意提供了极有完善的精神资源。

们生活产生影响的历史时刻,往往是因为那个时刻的文化最有魅力。

《丝绸大亨》的虚构叙事意义不在于单纯的 故事和历史传奇叙述,而是在于开闢历史背景、南方文化风情、民族奋斗精神、日常生活情趣中的叙事追求,它与中国近代开始的现代化、日常化、市场化、生命过程、地方文化、民间风情都有一定联系,也都有一定描述,富有历史变化、民间生活和地方文化的感受。小说中整个丝绸业的发展都与地方文化和历史特征结合,明确呈现出,没有中国近代就没有这样的丝绸业,没有南方地域文化也没有这样的丝绸业。这样的丝绸业发展过程流动着地方交往方式、社会礼俗,后续的《丝绸大亨》与此前的《丝都寻梦》相比,更加注意了叙事的丰富性,更加广阔地展开了生活画面,以《清明上河图》那样的方式和感觉描写了城乡乡镇、坊间街市、农工商官等各种情景和各色人等,故事中解决丝业问题以及个人生活都交织着南方市井乡镇的生活特色。

本版责编:胡文杰